

截然不同的伊朗戰爭 川普不惜代價嗎？

文／余創豪 圖／美聯社



▲美國愛荷華州的民眾，為在伊朗戰爭中身亡的該州 20 歲中士，舉行燭光守夜活動。

現在全世界都聚焦於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行動，相對於過往的戰爭，這一次的規模並不算大，然而，其意義和影響卻是極之深遠的，因為美國特朗普政府所採取的策略和定下的目標跟先前的截然不同。

首先，剛剛開戰不久，美以聯軍精準擊中了位於德黑蘭的領導層會議現場，此次打擊直接導致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、國防部長、武裝部隊總參謀長以及伊斯蘭革命衛隊司令官集體陣亡。哈梅內伊之子莫傑塔巴已經接任最高領袖一職，但特朗普表示沒有他的認可，任何接班人都不會長久。這標誌著美國的軍事策略從「遏制與制裁」轉向「結構性癱瘓與政權重新管理」。

斬首策略對比有限戰爭

這種「斬首策略」在美國先前的戰爭中極為罕見，在越南戰爭期間，美軍擁有制空權，但美國並沒有轟炸河內去殺死胡志明。還有，特朗普已經明言除非伊朗政權徹底崩潰，否則不會罷休；他又要求伊朗無條件投降。這種取向與二戰之後很多美國總統的「有限戰爭」很不一樣。

在一戰與二戰中，美國政府的立場很鮮明：要徹底擊敗敵人。但二戰之後便改轍易轍，例如在韓戰中杜魯門總統決定在三八線停火，並無計劃消滅北韓；相反，麥克阿瑟將軍主張不僅要保住南韓，還要徹底消滅北韓政權，並在必要時轟炸中國東北的補給線。他甚至直接寫信給共和黨領袖，公開批評政府的「有限戰爭」政策是姑息，最後杜魯門解除了麥克阿瑟的職務。

同樣道理，在越戰期間，詹森總統戰略目標是保護南越政府，防止北越滲透，而不是去佔領河內。為了避免戰事升級，詹森在「滾雷行動」中禁止空軍轟炸海防港、河內市中心，以及靠近中國邊界的「緩衝區」。

1988年，列根總統曾經下令攻擊伊朗，這場代號為「螳螂行動」（Operation Praying Mantis）的戰鬥僅持續了不到24小時，美軍並未轟炸伊朗本土，也沒有試圖推翻德黑蘭政權，其戰略意圖僅在於恢復波斯灣的航行自由。

1991年波斯灣戰爭是美國軍事史上原則性克制的經典案例，老布殊總統將伊拉克軍隊驅逐出科威特之後便收兵，沒有再向巴格達推進。老布殊後來在回憶錄中解釋，如果佔領伊拉克，美國將不得不承擔解決宗派衝突及重建該國的巨大成本。他形容那將是一個「沒有出口的迷宮」（可惜後來小布殊總統貿貿然攻入伊拉克，令美國陷入泥沼）。

對照以往的總統，特朗普總統明顯地不懼怕戰事升級，從壞處看，你可以說他缺乏了以往總統的冷靜和節制；從好處看，你可以說這種「狂人性格」可能會完成了過往總統無法做到的事。

單邊主義升高，遠離盟友

此外，特朗普總統將美國單邊主義推向新高峰。杜魯門、老布殊都在聯合國授權下出兵，雖然2003年小布殊攻擊伊拉克未經聯合國授權，法德等重要盟友亦不支持，但至少小布殊組成了一個49國參與的倒薩達姆聯盟。然而，今次美國攻打伊朗的盟友只有以色列，特朗普政府不僅在行動前缺乏與主要盟友的深度磋商，更在行動展開後對拒絕提供便利的國家採取了極端的外交報復。

例如英國首相施紀賢起初拒絕美軍使用在於迪亞哥加西亞（Diego Garcia）軍事基地，特朗普對此反應激烈，公開抨擊施紀賢不是「邱吉爾」，又說今後在中東軍事合作上再不能信任英國。儘管施紀賢在伊朗擊中英國駐賽普勒斯基地後改口允許「防禦性」使用基地，但特朗普認為這一轉變發生得太晚，說不歡迎英國參加一場「已經勝利」的戰爭。

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則譴責軍事行動是「不可接受且危險的干預」，西班牙外交部明確禁止美軍使用其南部基地。特朗普隨即威脅要「切斷與西班牙的所有貿易」，並宣稱美國可以「隨意進出並使用西班牙基地，沒人能阻止」。這種不配合即報復的模式，使得北約內部出現嚴重的斷裂。

結語

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期間，一部份歐洲盟國亦不支持小布殊的軍事行動，當時的國防部長倫斯菲（Donald Rumsfeld）將反對的法、德戲稱為「老歐洲」，轉而拉攏東歐等「新歐洲」國家支持美軍。但相對而言，倫斯菲的言辭並沒有特朗普般深具侮辱性和恐嚇性。

總括來說，這場戰爭標誌着特朗普獨特而強勢的外事政策，他沒有畏首畏尾，不達目的便勢不罷休，即使代價是可能令美國泥足深陷和撕裂與盟友的關係。

2026年3月11日

〈截然不同的伊朗戰爭：特朗普不惜代價嗎？〉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原載於台灣《國語日報》

[更多資訊](#)